

# 与书二题

□周蓬桦

## 雨天的书

闲雨的雨天，读一些旧书，会感觉是在与一些逝去的天才对话，诸如鲁迅、萧红、张爱玲、兰波、普希金、巴别尔、卡夫卡、马尔克斯、川端康成……一长串影响过人类精神走向的人物。他们曾经真实地活过、爱过、笑过、哭过、赞美过、愤怒过，和普通人一样烦恼不断——偶尔，也会为一件微小的事争执纠结。他们一旦离开，便再不会返回人间。这些出色的生命，尚且走不出万物的循环，何况普通生灵乎？好在死后，有著作替他们活着，这是写作的全部意义。

列夫·托尔斯泰是大知觉者，最令我钦佩的是他在70岁的高龄完成不朽之作《复活》，字里行间无丝毫衰老气象。这简直不可理喻！只有非凡的生命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复活》写一个灵魂再生的故事，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在青少年时代犯下过错，人到中年终于悔悟，于是他到劳改营找到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用行动赎罪，完成自我救赎。在这部书中，托翁把一种推崇备至的理想传达世人——人的肉体是被动的，没有退路，只能被时间裹挟前行；但灵魂却可以一次次浴火重生，洗掉罪恶，立地成佛，触摸美善。正所谓“碎裂即是绽放”。孔子还说了：“朝闻道，夕死可矣。”

托尔斯泰的另一个壮举，是在82岁时离家出走，去追寻与内心契合的自由之路，这也非常人能够做到。普通人到了这样的年纪，一切都已结束，只剩下回忆，往事的灰烬在暗夜忽明忽灭。而他的出走本身，是生命的呐喊，是一颗强大灵魂在向外拓展的宣言。

遗憾的是，他毕竟年迈，体力与愿力严重

冲突，最终死在一个靠近森林的乡间小站。我要说，这样的死，是上苍的安排，是时间的号令。一切伟大的死亡，其实是另一种活着，是新使命的出征。

如今，那座名叫阿斯塔沃沃的小站，已经成为人们的凭吊圣地，它尽可能地保留下了车站当年的状况：百年前的老式火车、旧水塔、老站房，目光如鹰隼般犀利的托尔斯泰塑像，以及他去世时的房间摆设，床榻、沙发、暖水壶、杯子……目力所及，都让人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穿越感——浓重的深秋，树叶凋零，老人带着血丝的咳嗽声响彻夜空。当生命运行到某个时段，一阵抽搐就足以致命，肉体完胜精神。至此方悟：人生并非一步步上行，所谓的巅峰不过是个虚拟命题，而残酷的真相是人自出生那天起，既已乘坐时间的火车，一站接一站地远行，景物在车窗前一掠而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活着的每一秒钟，都通往春天的下一站。

当终点抵达，月台空寂，雨后水洼点点可数，幽光把落寞的身影拉长。

## 书与刀

张裕钊的名字，对于人们或许稍显陌生，并不谙熟。但到了邢台，其大名却是无人不晓，甚至是路人皆知的。因为他在当地留下了一块南宫碑，保存完好。有了张裕钊的南宫碑，南宫成了闻名八方的书法之乡——像一张名片，我看到家家户户的院门前，所有的楹联都出自同一种苍劲有力的书体，这就是风格独具、自成一家的“南宫碑体”。而清代书法家张裕钊本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他64岁的

人生暮年时所撰文书丹的《重修南宫碑记》，会在百年之后，成为一方荣耀，令后世纷纷临摹效法，承袭精髓，使世间独一无二“南宫体”发扬光大，在人间流传，更让天下异乡客和书法粉丝们，因为一座石碑而对南宫投去几多艳羡的目光。

在南阳城村，人们流连于溪畔岸边，垂杨下支一张木桌，泼墨挥毫，为乡亲们书写吉祥、祝福与祈愿，以至于村村都有自己的书法家。人们被这一缕墨香濡染，习墨成风。无数当地书画家沿着这缕文脉香火，声名鹊起，因此走出南宫，走向远方。

那一天，阳光毒辣，撑一把遮阳伞站在南宫碑前，我细细地数算了碑文中的650个字，字字有筋骨，笔笔含神韵，正所谓“柔峻相间，融而化之”。不知怎的，此情此景，令我浮想联翩，思维穿越到百余年前。

南宫碑历经风雨战乱，却一字未损，令世人惊叹。无法想象，这一缕文脉能够穿越浩瀚时光，穿越自然灾害与硝烟烽火，而完好如初地走到今天。我由此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某些紧要关头，南宫人是如何挺身而出，用心护卫一座碑刻。

南宫碑荣耀了南宫，南宫又把荣耀还给了书家本人，让张裕钊成为书法界一颗耀眼的星辰。

而刀，是我在冀南革命斗争纪念馆里看到的，那是一款冷兵器时代的大刀，做工与型制或许并不精制考究，锋刃早已因赫赫战绩磨钝，形体也锈迹斑斑，令我在瞬间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仔细观察，它不同于传说中关羽使用的“青龙偃月刀”，不同于日本武士所使用的军刀，更不同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和现代影视剧中的任何一种刀剑。我知道世上刀具品种

繁多，归纳起来可以写一部刀具志，比如著名的中国唐刀，哥萨克骑马刀，苗刀、藏刀、缅甸刀，以及大马士革刀……

而展示在我眼前的这种刀，属于红色兵器，系地道的中国出品大砍刀。在战争年代，它曾经威风凛凛，砍掉过多少东洋鬼子的头颅！在战场上较量，即便是鬼子们颇为自诩的武士刀，碰上它也要退避三舍。它不像有的刀剑那样，用来做装饰和摆设，它来到这世上唯一目的是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只有它，才把“刀”的深刻内涵，阐释得淋漓尽致。山东作家郭澄清先生所著长篇小说《大刀记》，应该就是为此种刀具树碑立传，长长地书写，蔚为大观。远去的战争，对于当今的孩子们而言，已经难以想象：秋天的寒夜里，蝥蚋在叫，游击队员们潜伏于野地土沟，肩上的大刀闪亮，刀片上尽是硝烟风雨。

回想童年时代，我的故乡鲁西平原，盛行习武，镇上的男孩子几乎都拥有一把锋利的刀具，我们羡慕世上武艺高强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把大刀舞得飒飒生风。一度，成为武林高手是乡下儿童们幼稚的梦想。值得庆幸的是，小伙伴们长大后都没有机会与刀剑朝夕相处，和平年代，让我们把全部心思给了书与笔，给了春天的播种或秋天的收获——换句话说，给了斯文，给了儒雅和岁月静好。那么，童年时代的舞刀弄枪梦，破碎也罢。



## 风的故事

# 不期而至的春雪

□江 舟

期盼着，期盼着，一场雪，能够掩盖漫天的雾霾，能够冰冻暖冬的病毒，将城市的灰变成空旷的白。能够给烦闷的人们送来冰爽，唤起年轻人儿时的记忆，让孩子们感到无比的惊奇。

等待着，等待着，那场雪，从去年等到今年，从寒冬等到初春，从乡野等到城市，等来了霜，等来了雨，等来了霾，唯独没有等来漫天的雪。

依山傍海的城市，呼啸的北风被群山遮挡，寒风的余威即使勉强挤进城市，也被高楼大厦的热岛吸收得无影无踪。城市的寒温越来越高，瑞雪便一年年减少。

天气在开着一个北方城市的玩笑，嘲笑那些号称能改造一切的人们，还是要打造又一个春城吗？

人们厌倦了温暖的低温，受够了暗淡的万物，惊恐于漫天的雾霾，想要来一次彻骨的寒，想要飘一场鹅毛的雪，想要到寒雪中寻找万物的生机和灵气。别的什么都不做，就是拥抱那冬天里的一片白。

冬天过去了，春分过去了，雨水过去了，惊蛰也来到了。江河解冻，蛰虫振奋，南雁北归，草木开始在地底下积蓄能量，准备忽如一夜春风便破硬而出。春风确实暖暖地吹了起来，爱美的人们迅速扔下厚厚的棉衣，显出婀娜的身姿，开始俏丽起来。

春寒的冷空气一轮轮过去了，气温在循环着上升。一波不经意的寒潮来袭，人们仍然沉睡在梦乡里。然而，清晨，窗外的光亮忽然格外的白，不是灯光，不是阳光，是好久没有遇见的一片雪白。于是，人们唤醒熟睡的孩子门，给亲爱的人发去信息，大家伙儿惊奇着、欢快着、跳跃着，奔向眼前的雪域。

春雪，不期而遇的春雪，悄悄地在春夜里降临了。这是多年不遇的雪，是多年不遇的春雪。春雪让时间停滞了，不再继续向前。不，春雪让季节倒转，人们渴望的冬天重新回来了。谁说时光不可以倒流，季节不可以倒转。

窗外，雪松早已变得名副其实，挂满枝头的雪团夹杂着松针，要是再挂上七彩闪烁的小灯，那不就是圣诞树吗？盘松朝着各个方向，伸展着大大小小的白色蒲扇，微风吹过，那雪“唰”地一下洒落，便露出了白扇的枝干。挣扎了一个冬天的老槐，枝杈和树袍上藏着一团团的雪，枯黑的树干开始滋润，远看过去，俨然一幅生动的山水画。喜鹊和灰雀三两只地飞来飞去，并不久留在枝头、屋顶。春雪，没有妨碍它们的觅食，或许，它们也在这雪景中寻找乐趣。路上的车子，因雪而变得神态各异，有的只在前后玻璃上开了两扇窗子慢慢地挪动，有的顶着厚厚的棉被呼啸着往前冲，有的全身严实地包裹着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

当人们暂时放下对雪的喜悦和憧憬，开始埋头工作的时候，雪已开始悄悄地融化。毕竟，这不是真的寒冬。大路上的雪，早已被勤劳的环卫工清扫，沟沟沿沿残留着一条条雪线。红瓦房的屋顶上，积雪一层层地向下融化，堆积，都要沉淀到屋檐的最后一排瓦片，零零散散的，远看就像趴着一簇簇的白兔。

赶快从机械的工作中抽出半刻时间吧，欣赏欣赏这雪景吧。久违了的雪景，勾起了孩子们、年轻人、老年人、诗情画意的人们，无限遐想。

一整天的朋友圈已经被雪刷屏，各种雪景的、人物的图片，各种诗作、咏叹一股脑地拥现，大家伙儿的激情，被雪调动了起来，似乎这雪景的下次光顾，要不知何年何月。大家一齐要留下这久违的雪的记忆了。

驻足在办公室窗前，不消片刻，繁忙事务就会打断你的思绪，让你不情愿地、懊恼地回到岗位上，无暇再去畅想那身边的美景——还是回到现实吧。待到午时三刻，屋顶、绿叶、枯枝上的雪便全部融化，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灰。我们不由得感叹，美好的事物为什么总是一瞬，即使这再自然不过的，北方的雪。



（一）

借来的茶，取来的水。

两只杯子，一个人喝茶。

一阵剧烈的情，茶叶自下而上，纷纷扬扬。

尔后自上而下，展开柔柔的身。

这绿色的水是座海，嘴唇是唯一的孤舟。

驶离的时候，海，张望天空。

暗示一些故事，从热到冷，没完没了。

路的尽头总是海。

最后一支烟，找不到火。

喝茶的过程，我想，多像一个人爱的历程。

（二）

清洁之水，远远汲来。

充血之后，便是茶了。

今夜，落底的叶亲密拥着，互吐心情。

难得相聚，我们绕桌而坐，杯子绕我们而立。

语言在茶的往复深浅中慢慢舒展，烂漫，然后于



# 外国人笔下的崂山

□董兴宝

古往今来，皆以“山海奇观”被称颂的崂山，更有“海上第一仙山”的美誉。众多文人墨客游览崂山后众多记载。令人想不到的是：晚清时期，游览过崂山的众多外国人，也留下了一些记载，他们笔下的崂山是什么样的呢？

“胶州半岛上山岳连绵。在久远的古代，这里就处于中华文化的圈子之内，而崂山被当作‘神仙鬼怪’的神秘居所。许多寻找长生不老的皇帝都追逐赶来这里朝圣。秦始皇所做的那个有名的探险——派出数百名童男童女去寻访在海外仙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1897年青岛旅居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其1926年出版的《中国心灵》一书中的记载。虽然短短几句话，却阐述了崂山作为“海上仙山”丰富的历史文化故事。显然，他将这个传说与“徐福东渡”联系在一起。

而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还讲述了一个故事，他曾经拜访过崂山道士并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一个眼神友好、胡子雪白的老人来探访他。老人称自己为“崂山”，要他去探寻古老山岳的秘密。正因崂山的神秘和他的梦，卫礼贤萌发了翻译《易经》的想法，他在曾任清朝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的帮助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进而又被翻译成英文并在欧洲出版后，引起了欧洲人极大的关注。

在崂山仙境的神秘及神话传说中，更有意思的是1869来华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中的讲述：1913年8月，在翻译著名的“传说”（实际是小说）《西游记》的过程中，我很希望去看一位著名道士的家。他在山东东部海角上的许多道观里住过，崂山里边有很多道观。那么，李提摩太作为英国人为何在翻译《西游记》过程中，要去拜访崂山呢？

崂山素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名庵”之说，是道教名山，充满了神秘的神话色彩，而《西游记》中的很多神话元素和道教文化有关。正因如此，李提摩太在书中说，他拜访了崂山的一位道长，

并告诉道长，他正在翻译《西游记》，希望在出版之前，看一看崂山的道观。“道长则将我领进一所静谧的院子，给我看一间装满了道教书籍的小研究室，我发现那对我非常有参考价值。”

在中西交流史上，翻译《西游记》的西方人有多位，李提摩太便是其中之一，他希望通过实地考察崂山仙境并翻阅道教书籍，提高翻译的效果。在这位英国人看来，当时的“崂山仙境”与《西游记》中神话世界高度契合。

崂山的植物资源丰富，生态优美，德国人侵占青岛后，十分关注崂山的自然生态和植物资源，包括崂山原生态的植物及人们栽种的果树等树木。

《青岛（1898—1910）》一书中说：十分有利于庭院绿化的速生树种“洋槐”，即使在贫瘠的土壤里也生长良好。在有屏障的地方，竹子也能长得十分茂盛——崂山寺院附近有稠密的竹林。

该文还说，山东是一个植物种类繁多而又很少被考察研究过的地方。每年4月15日左右，崂山山谷和李村、沧口一带的果树上鲜花烂漫，绚丽无比，而在富饶的白沙沙河河谷平原和崂山山脉支脉的山坡上各种果树鲜花盛开……

对于崂山古树情况，书中写道，崂山太清宫周围有竹林、橡树林和松林。在庙的四周有一些珍奇的、数千年的古树，在植物学上是很具有研究价值的。

这位英国人还观察到了青山渔村：从太清宫向东北方向越过一个山口，走3公里，便可到一个景色秀丽的村子——青山村，那里有竹林、松林和一个美丽的浴场。

当然，描写崂山优美生态的外国人还有很多。比如，曾报道过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著名事件的日本作家田原天南在《青岛的旅游文化设施》中说：青岛附近的崂山是首屈一指的名胜之地，从李村起，向东渡过张村河的上游，继续出发就渐渐到了崂山风景名胜处。前面的峡谷越来越窄，途中可以见到九水的山野农舍散落于绿荫深处，从那茂密的竹林丛中看到九水庵古刹，景致愈加秀丽典雅。



■祥云 谭乃麟



# 小龙

□李奉利

蛇年翩然而至，在中国文化里蛇常被称为“小龙”，我自己也是属小龙的。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里，被我们称为小龙的蛇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蛇的形象常常具有负面意义，在圣经《创世记》伊甸园的故事里，它诱惑夏娃吃禁果，开启充满苦难的尘世生活。这让蛇成为邪恶、欺骗与堕落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蛇也有恐惧和神秘感，常被描述成神秘而诡异的形象。

可能是由于自己属小龙的原因，我自己也特别留意那些赞美蛇的好的寓意。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去崂山仰口的太平宫，对那里的“太平晓钟”印象深刻。对那处名胜印象深刻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块石碑的背面刻了一首诗，诗的第一句便是“闻说仙方蛇化龙”，我当时曾经认真地把这首诗抄在了笔记本上，至今还能背诵，这也算是生肖留给我的美好印象了。

还有一次是我工作之后去北京，遇到一位同样属小龙的长者郭先生，我们交谈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聊到了生肖。我们也说到了关于赞美蛇的文字并不多，于是，郭先生饶有兴趣地告诉了我一首关于蛇的赞美诗：升腾寻常事，变化亦自然。放牧风和雨，志在天地间。我当时就觉得这首诗很棒，便认真地记了下来，并且一直记在了脑子里，之后也与不少同一属相的人分享过。原来，属蛇的人是可以放牧风雨，志在天地之间的。

后来，我又从神话传说中知道了伏羲和女娲的形象。伏羲和女娲都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神，伏羲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女娲则是造人之神。伏羲女娲会以对偶神的形象出现，通常为“人首蛇

身”，象征着人的理性和本能双重性。伏羲手执矩（代表地），女娲手执规（代表天），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这样的形象常出现在墓室中，也象征着生命延续和宇宙的“天圆地方”观念。伏羲和女娲不仅是创世神，还与婚姻和农耕文化紧密相关。女娲造人并建立婚姻制度，伏羲则教导人们农耕和渔猎。这两位的神性与功绩让蛇类形象被赋予了神圣色彩，成为龙崇拜的雏形。随着龙被神化成为祥瑞、权力的象征，蛇也因相似的形态特征被尊称为“小龙”，分享了龙的神性光辉。

在生命的轮回中，古人观察到蛇类蜕皮重生的现象，也把它视为一种神秘的生命更新力量，在辞旧迎新的时刻，也寓意着一种美好。

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小龙”频繁现身，增添奇幻色彩。比如《白蛇传》里，白素贞与小青虽是蛇妖，却以温婉善良、重情重义的形象深入人心。白素贞为报许仙前世救命之恩，不惜水漫金山，这样的勇敢与深情也展现出了“小龙”的人性光辉。

又是蛇年，“喜见升卿”成为彼此祝福的热词。“升卿”是蛇的雅称，也是一个升腾、前进、增上的美好意象。早在《白泽图》中就有记载：“山见大蛇着冠帽者，名曰升卿，呼之吉。”也就是说，山中巨蛇头戴冠帽，遇见时叫它的名字乃是大吉。正因“蛇之善者惟升卿”，见之大吉，自然心生欢喜。今年是乙巳蛇年，我们若能用欢喜心待人、以欢喜心做事，必然会日益增上，心怀喜悦，去拥抱每一个新的开始。